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有求必应

(英)彼得·梅尔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有 求 必 应

[英国]彼德·梅尔 著
林文达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求必应/(英)梅尔(Mayle, P.)著;林文达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有… II. ①梅…②林…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693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元(全套四十卷)

内容简介

有谁想过，当突如其来的贫穷降临的时候，该怎样面对？

本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故事情节的。

作为一个制作节目已经十年的主人公，他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职业，虽然薪酬优厚。一如朋友所料，他因为偶尔的机会来到法国的普罗旺斯，却再也不想离开这个美丽悠闲的城市了。可是，诺大的开支使他无法长时间承受。

怎么办？！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于是，《国际论坛先驱报》登出了一则奇特的广告：“独立作业的英国人，三十五岁，风度翩翩，法语流利，意欲谋求一份有趣而不凡的工作，工作地点最好在爱克斯或艾威农区。除了婚姻之外，任何工作都将有求必应。”两个星期后，他接到一封来自巴黎的重要邮件，一封将要带给他一份不会成为“惯例的雇佣”的独特工作。

这是一份有人替他付钱并让他去过百万富翁生活的工作。

这是一份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一个夏季、而口袋里将装满鼓鼓囊囊金钱的工作。

简直不可思议，却又那样真实。

在路易十五居住过的地方，他下榻了。享受过一餐精

心调制的四星级的晚餐后，他以有钱人满不在乎的风度，翻开了替他摘录好的工作内容：一年至少需要 5 吨松露，价值 2000 万法郎，即 400 万美元。

而这需要整整一个夏天，如果没有一个女伴在一起，那将是多么遗憾啊！

于是，一个电话拨过去，一切都解决了。

金色碧眼的女郎如约来到，正当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来临时，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不得不为自己丢失的公事包而离开。那里，装有最为机密的文件。

金色女郎为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字条：“你离去的第二天，我碰到了个很棒的法国人……”

而他的身边，却被送来一个黑乎乎的、刚健的女郎，一个夏日旅程的女搭档。

就在他们到达摩洛哥的两小时后，又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

刚健的女郎，眨眼变成了柔美的佳人。

柔美的佳人，眨眼又变成制服暴徒的勇士。

离那个城市越近，危险人物的数量与威胁就越大。

在一个步步惊魂的地方，黑市的大腕，黑手党的党徒，那不勒斯的恶棍，保打听女仆，贪杯教士，日本保镖，法国警方……一群光怪陆离、不容人喘息的各色陌生人等出现在身旁，一对男女搭档就与他们为一个配方而“玩”了起来……

神秘的任务结束了。

总统专门打来电话，谈到了他们对法国农业的贡献。

一直到山区的废墟处，他们才真正相信重新获得了自由。

而一百万法郎，也很快到了他们手中。
这笔钱，代表的是开始，还是结束？

本书，给在全世界掀起的“普罗旺斯热”，增添了必需的资源。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一切惊险、意外与艳遇、财富，均源于那则“有求必应”的广告……

——美国《出版者周刊》

一则普通的求职广告，带来的是出人意料的工作、女郎以及不可思议的财富。实在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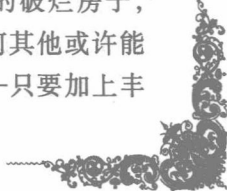
——英国《好书指南》

有
求
必
应



般奈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总有事情会发生的。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阳光绚丽，而且没有收到账单——他总是发现很轻易就相信突如其来的贫穷只是人生光景中的污点，命运旅途中的不顺遂，并不比一时的失意差到哪里去。即便如此，他也有无法忽视的事实：他阮囊羞涩，他所开出的支票遭到退票的下场，还有他的经济状况——一如他的银行经理用阴郁的神色所传达的坏消息——是渺渺茫茫、摇摆不定的。

但是般奈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不心甘情愿离开法国。于是，在毫无阅历的情况下，业余高手的他，不怕牺牲，也忘却了销售任务的紧迫需要，而加入了业务员组织的巡回阵容。其中有些人的资历并不比他好。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千山万水。他和他们一样，整日搜寻着富于特色的废墟，具有潜在价值的谷仓，充满怀旧情调的破烂房子，极具个性的羊栏，弃置不用的鸽舍，以及任何其他或许能够改头换面，变成令人向往的住宅的所在——只要加上丰



富的想象力，甚至是更多的金钱。

说来并不容易，竞争颇为激烈；事实上，般奈有时觉得在这一片扎扎实实的领域中，房地产经纪人的密度更甚于客户。市场的需求趋于疲弱，追逐的对象便是法郎。法郎太具有魅力了——尤其是对于美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而言。瑞士人手头宽裕，其谨慎、耐心一如既往，静待着法郎贬值。少数的客户中，若不是多金的德国佬，就是从老祖母的被褥里发现了法郎，找寻投资机会的巴黎人。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客户，也不多。

接着，去年夏天，在一些草率的评论发表后——般奈不得不承认这个笑话的品味。他更加投入了房地产经纪人这一个基本上报酬相当可观的行业。

普莱旺斯山区年年都阳光灿烂，到征散发着蒜香，成为某些逃避红尘的人们劫掠的对象。他曾经在一个派对中担任嘉宾。由于他拥有永久居住的身份，再加上说英语的他自由的单身汉性格，成为有利的社交资源——换言之，价值高昂的候补人士般奈，永远不乏请帖的邀约。他忍受着飞短流长，来换取酒足饭饱。厌烦是职业性的危机，而恶作剧的行为却是解毒剂。在天高气爽的八月傍晚，阳台上的石板因白天阳光的照射，余温犹存。视界向远方拓展，越过了山谷，直达邦纽柯斯富饶的中世纪风情的天廓。在微微的陶醉中，般奈的心灵被其他宾客无休无止、对于美国政治臆测的谈论弄得麻木了。他们的话题还包括了皇室下层人员受雇的展望。般奈以创造一个新鲜的噩梦来做逃避，这噩梦乃是关于这些拥有度假别墅的有钱人的。他心想：当他们到家以后，所谈论的无非是盗窃、结

冻的水管、游泳池丑闻和扒手集团等话题了。

般奈的舌头在满嘴的烟熏鲑鱼间打转。他用这样的唇齿发出了警告，切入乡间生活的核心，那就是供水系统。他坚持说耳闻了一桩蜚螂的侵入而导致一连串可怕的恶果。而近日在此一地区中，蜚螂之害所造成的混乱，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他说，行政当局试图压抑这项消息，因为蜚螂和观光客的组合并不是令人快乐的事。然而，蜚螂毕竟已经存在着，非闹到把一些房子腾空出来，否则难以善罢甘休。

他的听众，是一对来自牛津的姊妹和她们各自的夫婿，一样有着酡红的双颊。他们聆听着他的叙说，越听越是糊涂使吃惊的是，他认为他们很看重他。

“太可怕了！”两姊妹之中的一个纯正的英国口音说：“那该怎么办呢？我是想，如果我们的房子冬天一连空着好几个月的话。”

“这个嘛！”般奈说，“后续的工作是相当难做的，一个星期至少要做两次。把那些小魔鬼淹死，这就是办法了。你知道，他们并不是水陆两栖的。有没有谁想要吃虾子呢？浪费掉太可惜了！”他微笑着告辞，穿过阳台，走向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确信她正在被一个声名狼藉、令人生厌的当地室内装潢师的纠缠着，之下，极需援手。待他走近的时候，听到那男人对那穿着印花布衫的沮丧女郎发出哼哼的低语，于是他毅然投入，稍事解围。

般奈没注意到，来自牛津的那一对姊妹已经把蜚螂入侵的消息在派对中传遍了。而且在那天晚上结束之前，这消息已达到全面扩散的程度，由圣蕾米到艾克斯之间的每

幢房子的卫生系统均饱受威胁。面对如此全面性的灾难，忧心忡忡的房屋拥有者们，很快地缔结了同盟，在般奈行将离去之际，给以反击。

“关于蜚螂的事情，”这个同盟组织的发言人——一个前内阁的成员，目前处于休息状态——开口说：“看来将一发不可收拾，”旁边那些被阳光晒红的脸孔，一致正经八百地点了点头。“我们大家在想：当我们离开后，不知你是否介意替我们照料一下？”他降低了语调，就像一般美国人不得不讨论一项卑劣的话题那样。“当然，我们会对于你的各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不敢奢望你会答应这个要求。”

般奈环顾四周这些富有的中年人——无疑地，他们肯定有些富有的中年朋友——当下做了直觉的决定。“当然了，”他说：“我很高兴能够略效锦薄。不过我真的不愿接受什么酬劳。”他挥挥手，把他们的谢意搁在一旁。略施小惠的手法往往能够转机为生意的介绍，接着也有可能导致生意的成交——这是他从其他的同业那儿听来的经验。大部分的业务员会替他们的客户做些琐碎的杂事，诸如填满客户的冰箱乃至开除酗酒成性的园丁。但是他确知他们其中并没有人获得最高的信任以及伴之而来的光荣地位。在接踵而来的寂寞冬月里，严肃地挑起这项重担，使他感觉愉悦无比。

他压动了瓷质的杆子，满足地聆听水流畅快的声音，然后在他公事夹上一个名字的下方标出确认的记号。库森——来自诺汀汉的芥末大亨，大家常常听他吹嘘，说他的财富是累积了人们杯盘狼藉之间的残余而来。他是个大

款，而且丝毫不畏惧露富，尤其是在卫浴设备这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他“数大便是美”的品味。般奈从垫高的宝座那儿走下，穿过玛赛克的地面，在一个嵌入闪亮耀目的花岗岩中的水槽中洗了手。他从窗户往外望，看见了库森戏称的“小花园”——十来英亩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满了成熟的橄榄树。库森曾经对他说过，这些橄榄树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没有一棵树龄少于两百年。般奈有一次曾估算它们的价格。他计算出来的数字足以买得起一栋小房子。

他走下楼去，经过灰扑扑的、用防尘布盖住的家具之间。他在跨出大门之前，将警报系统设定好了。站在鹅卵石铺成的车道上，他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细细品味这个早晨。下方的山谷间，雾气蒸腾；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之下，更显得杏花的皎白。春天的意味已日渐浓厚了。他怎能去做移居他处呢？他想起一位朋友多年前的评语，那时他刚到法国来。“老兄，这是个美好的国家。不住太可惜了。毫无疑问，你还会回来的。”一如那朋友所料，他喜欢上了法国，一直留下来了。

但是他能够支撑多久呢？他义务地帮助一些不付费的客户，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合约和买卖。但是这些目的都没有成为现实。他们确实满怀感激。他们寄了圣诞贺卡给他，有些人还寄了自己的孩子骑着小马的照片给他，有的送他拂南梅参的布丁蛋糕，奇怪的葡萄酒。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主顾。复活节快到了。防尘布罩将一一从那些精致家具上被揭开。房屋的主人们将回来接手般奈整个冬天一直很细心地替他们经管的事务。反正，一旦这季节开

有
求
必
应

始后，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那么快的。在驾车返回位于圣马丁的小房子途中，他检视了各项选择。重新回头去制作电视商业节目，就像他曾在伦敦和巴黎做过的十年工作，并没有多大兴趣。当这种工作被一些不刮胡子、戴着耳环、成天胡思乱想，并且打着艺术家的幌子，而年轻人接手之后，他就临阵脱逃了。他再也没有取悦他们的耐性。在和一些天才型的导播共事之后，他已经被惯坏了。而这些人如今均已进军好莱坞了。新的族群，自大又无礼，专门运用特殊效果来掩饰构思的肤浅，并且把生活的希望建筑在一通电话上面，但愿有人来请他们去拍摄摇滚乐的MTV。不成，他绝不能吃这种回头草。

他想他可以试着把他有限的金钱汇聚起来，离开这里，去寻找那个偷了他的船的小杂种。但是加勒比海范围辽阔，如今那艘船已随爱迪·不莱恩弗·史密斯轻易地改名换姓了。犹记得在坎森“蓝天酒吧”里令人飘飘欲仙的那一晚，香槟的催化作用的使然，他们为那艘优雅的四十五尺游艇命名“悠游号”，并制定了许多计划。般奈付了买船的钱——那是他在制作电视节目这个行业里赚到的所有——而不莱恩弗·史密斯将负责处理船只的使用问题。不莱恩弗载着一整船的女船员驶往巴贝朵，而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班奈寄出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而当他打电话到巴贝朵游艇俱乐部去查询时，他们说从没听说过这一条船，也没有听说这样一位船长。“快手爱迪”消失了。在般奈生活中较为阴暗的时刻，他真希望不莱恩一头倒栽，淹死在百慕大三角洲的某处。

一念及此，般奈不得不承认：他的事业目前只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吃回头草返回商业广告界；一个是花费昂贵的代价，到各海域中进行海底捞针式的搜寻。这该是认真思考他将来的时候了。他决定利用当天所剩余的时间，在家里好好进行思考。此时他的车子越过了N一百号公路，进入通往山村蜿蜒盘旋的道路。

圣马丁之所以能够免于世俗，是归功于它的市长——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政府、中产阶级、以及进步等，保持着极不信任的态度。在卢贝隆区，它是最后一个还保存石砌街道和水井的村庄。热心的外国人亦急于在此地保存那些摇摇欲坠，外表斑驳的石屋。这些房屋之中，有些甚至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它们在市长所承担的相当支持下，抗拒着进步。就凭这一点，般奈就要选票投给他。他喜欢生活在如诗如画的古老风情之中，在实质上没有被建筑师和装潢师动过手脚，素朴的墙面上没有印花棉布或丝缎的遮覆，卫浴设备亦毋需设立于高台上。圣马丁的冬日寒冷而肃穆；夏季里，空气中充斥着薰衣草和麝香草的气息。观光客你来我往，却没有停留的意思。

般奈的房子位于大街尽头的一条窄巷里，它那近乎无拘无束的气氛，具有无可抗拒的魅力。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村庄里的医生，另一个单身汉，他是般奈在一次晚宴中认识的。他的嗜好是年轻的女子和醇酒。他们成为了朋友。当他接受了毛里求斯该地三年的住诊时，就把房子让给般奈居住了。惟一的条件是一个名叫乔格缇的健壮女子，要继续担任管家的职务。

般奈打开了痕迹累累的橡木前门。从厨房里传出来的

蒙提卡罗无线电台所播送的尖声怪叫，令他听后为之胆寒。他引介乔格缇进入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赏析，一切努力已经白费。当乔格缇在工作的当儿，她所喜欢的是那种节奏感强烈的流行音乐。

所有的家具——形式简单、质量沉重，色泽黯淡——都被推到客厅的墙边，乔格缇双手双膝爬在地上，臀部不时随着音乐摇摆。她正在使用亚麻子油和水的混合液进攻那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磁砖。对于她来说，与其说管理这栋房子是一份工作，倒不如说是一种嗜好，像仔细擦拭着珠宝，并将它刨光、打蜡。尘垢是绝不允许见到的，杂乱无章更是罪恶。般奈常常想象在想：要是他站立的时间够长，他也会被她折叠起来，整整齐齐地塞进衣橱里去的。

他提高嗓门，免得声音被收音机播送的音乐所淹没。“日安，乔格缇。”

原本维持跪姿的躯体发出了呻吟，站起身来。她双手插腰，一绺黑白相夹的发丝，从一顶鲜黄色的棒球帽下溜了出来。这顶帽子是她在从事费力的家务事的时候，一定会戴在头上的。乔格缇是那种法国人会大胆地臆测为某个年龄的妇女——介于四十和六十之间某一神秘的阶段。她和屋子里的家具十分相称：矮墩墩的沉重型，可以使用一辈子；褐色多皱的脸庞，永远是一副不认同的表情。

“你又在床上喝酒了。”她说，“我在地板上发现酒杯。还有，内衣和衬衫也都乱甩，好像我没事做似的。”她朝他挥挥手。“不要站在刚擦的地板上，厨房里准备了咖啡和早餐。”

她瞪着他踮脚走过客厅，进入小小的厨房。厨房里有

个托盘，上面已放好了早餐：浆过的亚麻餐巾、白色的大咖啡杯、蜂蜜，以及抹了诺曼地奶油的法国面包。般奈打开了咖啡滤壶的开关，并将收音机的音量降低到可以忍受的程度，接着，他的牙齿就陷入了温热的面包之中。他把头探出厨房门口。

“乔格缇！”

棒球帽从清理地板的当儿抬了起来。“现在又怎么了？”

“你还需要多久？我今天想呆在家里工作。”

乔格缇又发出一阵呻吟，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瞪着他。“不可能的。难道你认为这房子自动就会变得干净了吗？春天就快来了，一切都要准备好。乔色芬今天早上会来帮助我把垫子翻过来。还有尚路柯会带着梯子来擦窗户。然后我们还要把地毯拍打干净。”

她扭搓着擦地布，活像掐住了一只鸡的喉咙。“你会觉得很方便的。再说，你可以到咖啡厅里去工作啊！”她皱眉望着般奈的双脚，用力吸了吸鼻子。“把你的面包屑丢在厨房的地板这里。”

般奈撤退回来，满怀负罪感地擦了擦嘴。他知道在乔格缇对于整洁的敏感度之下，他成了每天对她的挑衅。然而，她对于他的喜欢，可以很清楚地由她的行动表现出来。她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淘气的小学生来看待，威胁他、恐吓他，但是她也把他当做一个王子来服侍他——替他煮饭，缝补衣服，当他感冒发烧时，她急得团团转——还有一次，他从别人口中得知她称呼他为“我的英国小绅士”。纵然不是她的服务义务，她却不吝于夸奖他，极尽恭维之

能事。而且每天在他吃完早餐，离开家门之际，她都在他身后大叫着，不要在傍晚之前回来。在踏进家门之前，一定要把两脚擦干净。

他沿着大街向面包店走去，铁和铜制的面包架闪闪发亮，是古董商争相收购的对象。他知道：只要“面包王”还是店里的师傅的话，这些古董商是绝不可能得逞的。面包王做事，完全按照古法。般奈极为满意。他在面包店前面停下脚来，深深吸入新鲜面包和杏仁蛋糕的香味。

尤柯斯夫人从隔壁的门缝中向他招呼。他屈从于那坚决的手势，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的账单已经超过期限了。这还是在乔格缇对尤柯斯夫人施以威胁利诱之余，才得到的宽限。在一个自视甚高的法国村庄里，信用交易的便利人们已经不信任，遭到几乎被撤销的命运。他感觉得出来，事情就要发生了。

他轻轻抬起尤柯斯夫人强有力的手，很有礼貌地躬身以就。他鼻子里钻进来的是隐隐约约的香水味和烟熏香肠的味道。“夫人，”他说：“一如既往，您使得这清晨更加的美丽。”他鼓起勇气看着她脸上勉强的微笑，发现这时候提出有关他账目的话题是非常适时的。“我很彷徨。我的支票用完了。你不晓得近来这些银行是多么没有效率。我自己……”

尤柯斯夫人开玩笑似地用手背触及他的胸膛，阻止了他。“说得明白点，”她说，“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地信任。对了——我的小莎兰吉这个周末要从艾威农回来。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家庭晚宴。”

般奈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数月月以来，尤柯斯夫人一



直努力促成他和小莎兰吉之间的好事。他对这女孩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事实上，她很甜美。而且，去年夏天在村子里举行的一次节日庆典中，树荫下的他，差点儿为她意乱情迷——但是，成为尤柯斯家族的附属品的思考把他拯救了出来。

“夫人，”他说，“没有什么比这件事能让我更高兴的。要不是我的老姑妈……”

“又是哪个老姑妈？”

“住在曼灯的那一个，也就是有静脉曲张的那一个。这个周末我不得不陪她，要商议动手术的问题。”

尤柯斯夫人对于别人要动手术的事情往往装出行家的模样，她抿着嘴唇，点了点头。班奈拍了拍她的肩膀，在尤柯斯夫人要提出请他把那虚构的老姑妈带到圣马丁来进行术后复元的建议之前，便赶快离开了。他沿着大街走下去，想起乡村生活的多样化，说不出有多么喜爱如此的生活方式。

他从邮局的窄门挤进去。说是圣马丁村——倒不如说是市长本人——他取消了送信的服务，认为并无必要，因此，村民不得不到市长姊夫拜平先生这儿来取信。拜平先生对于所有送到他这里的讯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众人都知道他会用蒸气糊湿以打开信封的缄口，查阅一切涉及个人隐私的通讯。他看见般奈，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咯咯声，摇了摇头。

“先生，今天没有情书，只有两张账单。”他将两个淡色的信封由斑驳不堪的塑胶柜台那儿推过来。“噢，还有你的报纸。”

